

书海潮声

爱春节，爱它的热闹 更爱它的精神滋养

这些年，有关春节的书出了不少，童书尤多，但多谈物质性的“节俗”，忽略了精神上的“礼”。据学者吴白露在论文《中国春节文化海外传播策略研究》中的调研，在海外，67%的受访者知道春节，但18%的受访者不知它是中国新年，仅42.52%的受访者知道它的主要价值是家庭团圆。

随着春节申遗成功，世界都在向中国学“过年”。春节不能只是“热闹”“奇特”，它还应对精神的滋养。目前，这样的新书还不多。要找回“年味”，这几本书该再版了。

春节里的热闹与快乐

常人春先生被称为北京的“人文物”，他的这本《老北京的年节》胜在细节。

比如“除夕包饺子”人人尽知，本书却指出：“过年包饺子历来是不分主仆，全家一齐动手，即便是有厨师的富户，亦须如此。至少是主妇亲手拌馅配调料，以示‘井臼同操’。”除夕饺子中，有“凤凰饺子”，馅料中放两根长韭菜叶，包时露在外，一头短，一头长，拖着两根绿尾巴的饺子状如凤凰，象征家业兴旺。煮饺子时，有人取高粱秆，一劈两半，嵌入12粒白合豆，再捆好，供在灶王爷板上，后随饺子下锅，饺子熟后一同捞起，据豆的膨胀程度，判断新年各月的水旱年成，称“岁卜”。大年初一拜年，普通人只需门房代转，可不谒见而去；关系亲密者到客厅的供案前叩头，主人陪叩，叩后主人敬以红枣桂圆白糖水一碗，必须少饮，否

则不利主客……

写得越细，越让人看到“节俗”不是“死规定”，其中颇有幽默的成分，它让一代又一代人能“玩”在其中，从而免于孤独、恐惧和卑微。与永恒相连，使心灵向上，正是过节的目的。

类似的还有《北京梦华录·市井风俗》，作者盛锡珊在北京生活了90多年，在他的记忆中，“每年腊八一过，卖松柏枝、芝麻秸儿的就下街了”，老北京祭祀要用三根芝麻秸儿支成架子，上面放几根松柏枝，用来焚烧神码、干章（黄纸钱）、元宝等，年三十夜要在院子中撒芝麻秸儿，进出时，踩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声，称为“踩岁”。

这些生动的细节或许今人已无法模仿，但它无疑催人深思：为什么我们有了追求财富的能力，却丧失了许多追求快乐的能力？

爱春节，因为它庄严

春节申遗成功后，一些外国人表示不解：“全世界都知道春节是中国的，何必申遗？”其实“知道”不等于“懂”。

在《中国乡村生活》（[美]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中，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爱春节，因日常太苦难：食物上代代节俭，所以“春节那天吃大饼而不是饺子，则公认为是比不过年还要糟糕的一件事”；为了生存，经常骨肉分离，所以“猫被禁锢在牢固的阁楼里，鸟被打折了翅膀，鱼被捞离了水面，所有这些都不会比普通中国人春节不能回家更不安和不幸”；平时衣不遮体，过节必换上色彩夸张的新衣……

《中国家庭中的儿童生活》（[英]玛丽·伊莎贝拉著，邹秀英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应和了此观点：“中国每周没有休息日，商店每天都开门，街上每天都挤满了急切的买主和卖主。”中国人需要一个节日来安

慰，努力是值得的，明年会有好运气。

相比之下，《闲置的皇城：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德]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更显“理解之同情”，作者在一个新派中国家庭中，惊讶地发现全家人在祭坛前下跪，他认真地记录了家中长者的话：“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春节对我们中国人的真正含义。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年中唯一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即生活中的乐趣和美好……这是生存抗争过程中的一个片刻喘息机会，是中国人高兴地享受自由时光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些，没有一个外国人能真正理解。”

感谢恩斯特·柯德士能写下这样的话：“春节，是全中国人最大型、最庄严神圣的节日。”他在90多年前就看到，春节的核心不是娱乐，而是庄严。

“老舍”们这样过春节

老舍写过许多关于春节的妙文，如《北京的春节》《春来忆广州》《抬头见喜》等，没有一个集子能全收，《老舍散文》（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相对完整。

老舍爱写春节，因他生于小年（北方是腊月二十三），本名“庆春”。在《正红旗下》中，他写道，一次小年，老舍大姐的婆婆家已负债，“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

以清醒温和著称的老舍，却嗜酒如命。春节是他的“酒神精神”，平日“日神精神”积压

下的一切，在此得到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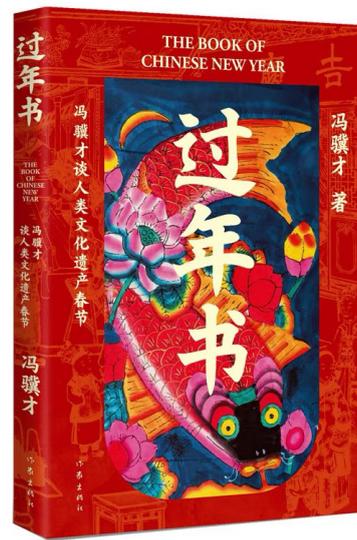
民国小品文中，常见这种痛快。《过年日程》中收入了何容的回忆：“一进腊月就盼，初一，初二，初三……简直是天天儿默读皇历。好容易盼到初八，才摸着年边儿。”“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尾声，这一段要是撑不死，大概本年度就可保无虞了。”暗写那时一年难得吃饱。

春节给人以时间感——记不住平庸日子，全靠春节提醒时光在流逝，但老舍、何容们有一种悬置能力，即悬于具体生活之外，不被其淹没，体现了生命中的大智慧——既投入又疏离，在投入中获得现实感，在疏离中获得批判能力。

据文汇报

重点推荐

读《过年书》： 春节呈现的璀璨光彩



2024年年底，“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化学者冯骥才编著的《过年书》，不仅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春节丰富多彩的历史背景和纷繁多样的习俗，更是对这一承载深厚民族情感的重要节日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独到的解读。通读全书，我们得以窥见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国人的过年景象，于人间烟火中，感受独属于春节的温暖与力量。

《过年书》将春节传统文化巧妙地分为“年的感怀”“年的沉思”“年的艺术”“年的思辨”“年的话语”五个部分，犹如五幅绚丽多彩、令人沉醉的画卷，收录了《守岁》《花脸》《春节八事》等50余篇冯骥才关于年的文章和访谈，并配以30余张彩图，全面涵盖了关于春节的抒情散文、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传承、春节习俗的社会认识等多个层面。作者凭借其优美动人的散文笔法，生动地描绘了童年时期中国北方城市天津过年的情景。浓浓的亲情在过年时恰如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明媚，让人感受到春节带来的纯粹喜悦。冯骥才仿佛一位技艺高超的画家，以其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一个充满年味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情调。如，他提到了小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情景，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传统菜肴，有象征团圆的饺子，有寓意年年有余的红烧鱼，还有香甜可口的八宝饭……全家人一边吃着喝着，一边畅聊着过去一年的趣事，气氛温馨而融洽。

冯骥才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研究，对春节一直持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春节是中华民族精神一年一度的释放，承载着深厚情感与价值观。春节诸多习俗如团圆、拜年、祈福，让人们在辞旧迎新中传承家族观念，强化民族认同感，凝聚民族精神。他认为春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像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传统仪式到艺术表现，贴春联、放鞭炮、舞龙舞狮等，都彰显了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底蕴，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符号。他认为春节是情感的归巢与传承，核心是家庭团圆，在外奔波的人此时归乡，亲情得以凝聚升华。这种代际的情感交流与传承，使春节意义延续。

春节期间，我们不妨翻开《过年书》，在字里行间感受那份沉淀在岁月中的年味。

据光明日报